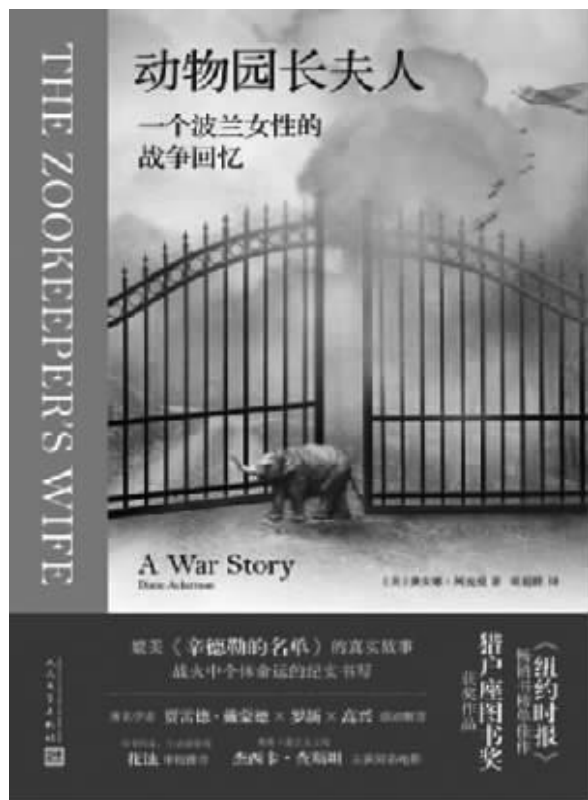


# 有两名古怪的房客留了下来



《动物园长夫人：一个波兰女性的战争回忆》

[美]黛安娜·阿克曼 著 梁超群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2月

1941年

夏去秋来，欧亚莺、红交嘴雀、太平鸟等从西伯利亚、北欧出发，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飞向南方，它们以V字形编队，飞越人类头顶上方遥远的云霄，沿途所经的天空走廊比丝绸之路还要古老。波兰处于多条天路（从西伯利亚出发的南向线路，以非洲为开端的北向线路，起自中国的西向线路）的交叉点，一到秋天，迁徙的鸣鸟和排成“人”字的大雁唱着嘹亮的歌，在空中绣出一道道蕾丝边。以昆虫为食的鸟类会深入非洲腹地，例如斑鹁，迁徙距离可达数千公里，能一口气飞行约60小时，穿越撒哈拉沙漠。有些不用飞这么远，例如大蓝鹭，它和许多水禽会在地中海、大西洋、里海、尼罗河沿岸落脚安家。四处流浪的候鸟则不一定严格遵守传统线路，二战期间，它们有的向东，有的向西，完全避开充斥着炸弹气味的华沙，尽管欧洲其他许多地方的天空也一样凶险。

小洋楼里的“客人”们，一到秋末也要迁徙，搬到暖和一点的房间里，或者离开这个临时藏身地，迁往更长久的住所。雅宾斯基一家迎来了战时的第三个冬天，这时囤积的煤炭已经非常有限，只能保证客厅的温度——前提是他们必须先开散热器中的水排空，封闭楼道和二楼。这就将小洋楼分割成了三个气候带：地下“阴湿带”，一楼“赤道带”和卧室“极寒带”。大家从狮子馆搬来一个陈旧的美国柴火炉，虽然它散发着呛人的烟雾，众人还是围聚在边上，透过小小的玻璃门，盯着里面红蓝两色的火焰舔舐着一块块煤炭，一会儿就会吞噬掉一整块煤炭。他们一边听着烟囱吹奏温暖的颂歌，一边享受着寒冷冬日在室内制造春天的无声魔法。雅安和瑞希裹着羊毛和法兰绒衣服入睡，身上还要盖几层毯子和羽绒被。到了要上学或工作时，他们会猛地从床上弹起来，趁着身上还热乎，飞快地穿上衣服。厨房像个冷柜，玻璃窗内外都结满了冰花。做饭、洗碗，最糟的是洗衣服——任何需要把手浸到水里的家务对安东尼娜都是折磨，她的皮肤常常皴裂、流血。她琢磨道：“皮肤光滑的人类根本不适合严寒。”她这样想，除非他们能开动脑筋，穿上兽皮，想办法保存好火种。

每天，在雅安和瑞希出门后，她会套上一架雪橇，把一桶泔水从屠宰场拖到鸡棚，然后用干草和夏季菜园里收获的胡萝卜给兔子喂食。瑞希上的是有地下抵抗组织支持的学校，离家只有几个街区；雅安在市中心一间小型实验室工作，该实验室主要负责城市楼宇的防疫检查和消毒处理，这是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但能带来许多有用的零零碎碎：粮票、每天一份肉汤、一张工作许可证、一点微薄的薪资，还有一点对于地下抵抗组织来说是无价的：他可以合法进入华沙的各个地方。

因为缺乏燃料，无法为动物的馆棚笼舍以及三层的小洋楼供暖，所有“客人”都被秘密运送到其他可以过冬的安全地点，有的在城内，有的

在郊区。地下抵抗组织把有些犹太人藏到了乡下的庄园里，这些农庄之所以还留在主人手里而没被没收，是因为德国军队要它们供应军粮。在农庄里，女性逃亡者可以做家庭教师、女仆、保姆、厨娘、裁缝，男性可以下田干农活，或者进磨坊做工。也有的和雇工混在一起，或者在庄上的学校做教师。莫里西·赫林-格鲁斯基（Maurycy Herling-Grudziński）的庄园就是其中之一，它位于华沙城西约8公里处，庄上接纳的避难者一度高达500人左右。

即使“客人”和亲戚纷纷离开，冬天的小洋楼里还是有两名古怪的房客留了下来。按照安东尼娜的记载，先来的维切克属于一个血统高贵到无可挑剔的贵族家庭，“它母亲出身于银兔品种中的名门望族”，人称北极野兔。这种兔子幼时毛色黑亮，进入青春期后，毛色变淡，渐渐变成银色。在十月潮湿的大风中，维切克在菜园的兔笼里瑟瑟发抖，于是安东尼娜把它带进了小洋楼，白天放在相对暖和的餐厅里，夜里躲在瑞希厚厚的毛毯下。每天早上，瑞希穿好衣服准备上学时，维切克就从被窝里溜出来，蹦跳着穿过走廊，来到楼梯间，小心翼翼地走下狭窄的台阶，用鼻子顶开隔门，一跃进入餐厅，在火炉的玻璃门边趴下来。它的长耳朵贴在后背上——这样更加保暖，一条后腿舒展地伸着，另外三条腿则紧紧地向内收起。它天生拥有一双包裹在黑色眼眶中的琥珀色眼睛，像极了古埃及象形文字，有三层皮毛，四只大大的雪鞋样的脚，门齿超长，适合咬嚼苔藓、地衣。它很快养成了一些不属于兔子的习惯和口味，以及狮鹫式的古怪性格。

起初，只要瑞希坐下吃饭，维切克就会趴到他脚边，好似一只毛茸茸的黑色拖鞋，就像在北极的风暴中本能蹲伏的野兔一样。当它长得又大又壮实之后，就开始像一只硬橡胶球一样满屋子蹦跶，开饭时间一到，它就一步跃到瑞希膝上，把前爪伸到桌上，抢瑞希的食物。北极野兔是天生的素食主义者，有时甚至以树皮和坚果为食，但维切克常常会突然出爪，抢走一片牛肉或牛肉，然后跳到一个阴暗的角落，三口五口把肉吞进肚子。据安东尼娜描述，只要一听到她用嫩肉馅在厨房里敲肉的砰砰声，维切克就会闪电一般冲进来，跳到一张凳子上，再一跃而上，抢走一片生肉，叼着战利品冲出去，躲在一边大快朵颐，活像一头小豹。

节日期间，若有朋友送来熏肠，维切克就成了一只牙齿尖尖的小害虫，老是眼巴巴地围着人讨要食物，要是看到有人在吃香肠，便不会由分说，公然抢劫。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它发现紧邻厨房的雅安办公室的钢琴腿上面是个藏冷肉的好地方。从理论上说，光滑的钢琴腿足以防止饿坏了的老鼠爬上来，但看来阻止不了饿坏了的野兔。盗窃成性的维切克很快长成了一个胖墩墩、毛乎乎的小暴徒。只要雅安他们离开小洋楼，就会把它关在碗橱后面，因为它已经开始啃啮大家的衣服了。有一次，它把雅安挂在卧室椅子上的外套衣领咬烂了，另一次，它把一顶毡帽咬出了一个扇贝图案，还给一位访客的大衣镶了一道褶边。大家开玩笑说它是一只具有攻击性的兔子，但安东尼娜用一种更严肃的语气写道：无论是在人的世界还是在动物的世界，无论她转向何处，都会看到“令人震惊的、不可预测的行为”。

一只病恹恹的小公鸡加入了这个家庭，在安东尼娜的悉心照顾下恢复了健康，瑞希把它认作自己的又一只宠物，取名库巴。战前的小洋楼里曾住过不少稀罕的外国动物，其中有一对很淘气的水獭宝宝。现在尽管盛况不再，雅宾斯基一家还是保持了与动物同住的传统，一次又一次将流浪的动物迎进小洋楼，加入这个已经有些窘迫的大家庭。作为动物园的管理人，他们是因为秉性，而非命运的安排，才选择了动物。即使在战时食品稀缺的情况下，他们也必须留在动物中间，才能感受生命的真实，并让雅安继续从事他的动物心理学研究。雅安有言：“动物会因饲养、训练和教育方式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个性，你不能概而言之。养狗养猫的人也会告诉你，没有两只宠物是完全一样的。谁能相信兔子竟然能学会亲吻人类，学会开门，甚至学会了提醒我们用餐的时间呢？”

维切克的性格也引起了安东尼娜的好奇心，她对它的评价是“无礼至极”，意想不到的狡猾，有时甚至让人害怕。一只会亲吻的、掠夺成性的肉食兔子——这真是童话中才有的角色，也是她童书创作的好题材。她记录了不少它的恶行，仔细观察它蹲伏守候的样子：耳朵像雷达天线一样警觉，追踪每一个响声的来源，努力辨别每一个动静。

## 说君子(84)

如果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如射”“君子如玉”中所说的君子还是作为主体之人存在的话，那么，“莲，花之君子者也”“君子兰”“梅兰竹菊四君子”“花中四君子”则是以君子来直接命名诸物了。中国传统文化正是通过这样的直接以“君子”命名诸物并以此来突显君子品格的。换句话说，中国人是想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让人们通过“观物”即可“取象”和“联想”到君子的风貌及其品格。这种“君子比德于物”的结果是更加直观和直接。

君子比德于莲。将莲称为花之君子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宋思想家、文学家周敦颐。他在著名的《爱莲说》中对此作了非常明确的定名，并对莲之属性及其精神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之君子者也”。周敦颐将“莲”视为“水陆草木之花”中的“君子”。后来的《幼学琼林》直接指出“莲乃花中君子”。他们所采用的当然也是中国文人惯用的托物寓意，借物抒情，以物比德，从而达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语）的效果和目的。从“莲”的生长样态和存在状态描绘了莲的气度、莲的风节、莲的情操，一句话，莲的德行。君子向来是被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是有德行之人、有人格之人、有风骨之人、有才情之人、有境界之人、有理想之人。

孔子盛赞“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的超拔情怀，更肯定“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的超功利的品格。儒家所说的“君子不器”“君子喻于义”不是说君子不要器，君子只求义而不要利，而是说要在“道”的引导和指导下从事具体的器物的制作和具体事务的开展。在“义”的范围内开展和从事“利”的事情。这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为道理也很简单，只要是人不可能不想得利，也不可能以贫贱为其生活目标，诚如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意思是说，人人都想富贵，但如果不通过正当的途径得来，君子是不能安享富贵的；人人都厌恶贫贱，但如果不通过正当的途径摆脱，君子是会安于贫贱的。“君子不器”的主旨是在申论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君子不应拘泥于手段而不思考其背后的价值目的。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道器不二”的思维方式。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是不可分离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道器相即”是也。当然，君子所最重当然还是“道”与“义”。在道义指导下的“器”“利”才是有价值的，才是善的。如果离却和背离了道义的一切技术创造，一切商业行为都将是“恶”的。这一点西方学者在千年以后也看到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将“没有道德的商业”归纳为人性十恶之一。

《爱莲说》中的“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一句恰恰是要反映儒家一直盛赞的君子的这一价值观。人处红尘之中，身在庙堂之上，然而其心清静明亮，依然坚守道义，遵循仁爱，心系天下，绝不被名利权情所污染。“虽在庙堂之上，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也”（晋代郭象语），此之谓也。莲“出淤泥而不染”比喻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君子品德和风节，而莲“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比喻的是一种居功不傲，虚心正直，洁身自好，庄重自重的君子品德和气度。

荀子在其著作中记载了一段孔子对君子的描述。“哀公曰：‘善，敢问如斯可谓之君子矣？’孔子对曰：‘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争，故独然而将可及者，君子也’”（《荀子-哀公》）。孔子认为所谓君子，说话忠诚守信而心中不认为自己有美德，心存仁义而脸上没有炫耀之色，思虑通达而说话不与人争辩，所以从容不迫就像可以被别人赶上一样，这就是君子。花之君子的莲不也是在经过清水的洗涤后却不显其娇媚吗？“濯清涟而不妖”，此之谓也。谦谦君子，不仅如玉，亦如莲呢！君子虚心待人，不生是非，正直洁净以与世人相处。这也是人们敬重君子的原因所在。恰如莲之茎空外直，不生枝节，在远处其香气越发清幽，笔挺洁净地竖立在水中尽显其姿。“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此之谓也。人们可以对君子有不同的态度，甚而对其做出欺骗等不友好的举动，但绝对不可以无理地愚弄和戏弄他们。“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此之谓也。恰如对于花之君子的莲，人们可以远远地观赏它们，却不可靠近去玩弄它。“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此之谓也。

###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女性视角下的微观二战史，讲述了二战期间，发生在波兰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1939年9月，德国发动“闪电战”，轰炸机摧毁了华沙，也摧毁了华沙动物园田园牧歌般的往日生活。纳粹铁幕下，动物园园长雅安·雅宾斯基和夫人安东尼娜将废弃的动物园改作地下抵抗组织的中转站，为300多名犹太人和地下抵抗者打开了“生门”。作者黛安娜·阿克曼是美国著名非虚构作家、诗人、博物学者。

### 作者简介

黛安娜·阿克曼 (Diane Ackerman)

1948年生，美国著名自然主义作家、诗人，已出版20多部备受赞誉的非虚构作品和诗集，包括《动物园长夫人》《感觉的自然史》《人类时代》等，曾获斯蒂芬·霍金科学传播奖、古根海姆奖、约翰·巴勒斯自然写作奖、猎户座图书奖、梭罗自然写作奖等众多奖项，入围普利策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等。她曾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里士满大学，同时为《纽约客》杂志撰稿。她还有一项殊荣，有一个分子以她的名字命名，称作“di-aneackerone”。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123)